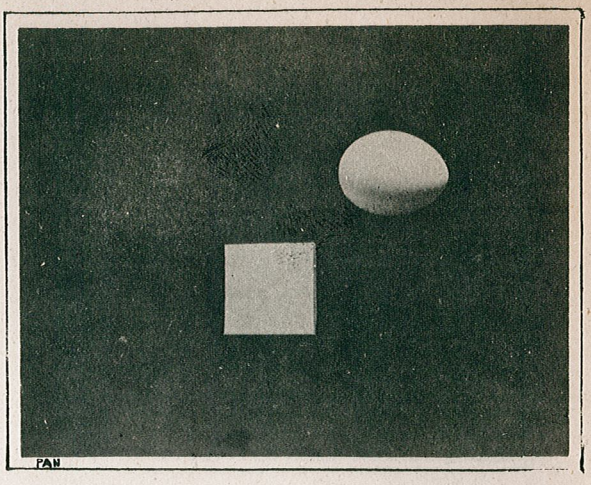
傻蛋的自白



★ 西星辛 ★



一、甘泉何方

我已精疲力竭。

自從懂事以來，我就背負著感情的包袱，踽踽於茫茫的荒漠，爲尋綠洲，爲覓甘泉。雖然仙人掌長長的刺，扎痛了双掌，劃傷了臉頰，我依然尋尋覓覓！如今，血盡淚乾，而綠洲何處？甘泉何方？

猶記得，初懂事的那年，外祖母曾當著爸媽的面，說了一句話；當時，我不信，到如今我不得不信。她說：「這孩子將來情關重重，大器晚成。」

當時的我，似懂非懂，只見到父親一笑置之，而母親的眼中有陰影閃過。如今，我懂，而外祖母的話也應驗了一半，情關難度已成事實，而大器是否晚成？

我常想：雖然關雲長已成歷史英雄人物，只不知，千年後，青龍偃月刀於今安在，若有此刀在握，自己或可揮斷心結中那些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絲慾網！

我已記不得，幼時，扮家家酒的那位結著兩條辮子，大大眼睛的小新娘。歲月冲洗幼時的記憶，就像海浪冲去沙灘上的脚印，浪去沙平！但是，隨著歲月的流逝，年齡的增長，記憶的脚印不再是海灘上的脚印，而是落在泥巴上的脚印，任風吹、日曬、雨淋，脚印依然是脚印！

算來，自己佔有世界一處小小的空間，也只不過二十三個春秋，但是，感情的泥巴上已經烙下了三個脚印（F、S、C是這三個脚印的代號）。F，是在南下通學火車中，以靈魂之窗神交了兩年的女孩；前些日子，好心（或許是好事）的阿吉傳來消息說：她身後的影子已經成双！不知是否該爲她獻上一曲「默默祝福妳」？S，是一位在阿里山飄雪時認識的女孩；如今想來，這段故事自始至終就是一個錯誤。雖然，當在北市讀書的娟姑傳來了她的消息，心弦確曾震動了一下，但已不能奏成一闕！C的故事，發生於蘆花飛白的關刀山上；到如今，自己依然不明白，這首歌爲何只會唱了一半，是忘了詞？還是曲？

本以爲從此湖底的泉眼該已涸封，心湖再不起漣漪。誰知，思詩；一位活潑，好強的女孩，又到來湖邊撒下一把石子！我不知該如何形容「思詩」，不過，蘇仔、阿鍾也說她是很好的女孩，而我塵封已久的禿筆，禁不住又躍出了高閣，在日記紙上留下了行行的墨跡：

双眼觸擊的剎那　火花迸射
落入心坎的火星　從此燎原
任千年後北極解凍氷河泛濫
也難熄熊熊的烈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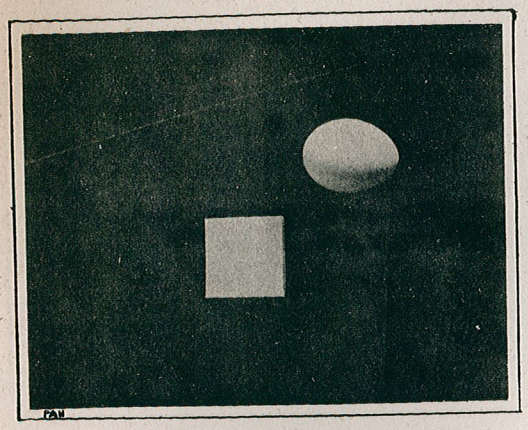
記得有句話說：「男孩子永遠希望自己是身旁女孩子心中最初的一位男孩；女孩子永遠希望自己是身旁男孩子心中最後的一位女孩。」但是，自從遇到了思詩，自己就盼望著、祈禱著，思詩將是自己心中最後的一位女孩，也是自己久尋的荒漠甘泉！

唉！思詩，
那天，梨山上，你笑著抖開手中網，
從此，風中有你的笑聲，水底有你的笑影，
終於，星兒也逗笑了泣月，烈日不忍再發怒，
呵！我欲破網離去，
奈慧劍已銹，磨石早毀！

二、傻蛋自白

那天下午，爸來時，我正在活動中心收拾著空可樂瓶。

「好不容易找到了你，在這兒工作，一個月多少？」一見面爸就笑著問。「免費，爸！」「免費？」「是的，爸，這兒的工作同學，除了櫃台小姐及一名工讀生外，其餘都是免費服務。也許，您覺得不可思議，爸！我們幾位同學只是希望給全校師生一處眞正福利的服務台，更希望能給新鮮人一處足以自慰的活動中心；以前，那幾張木桌，數隻木櫈的活動中心，該讓它永遠成爲歷史的陳跡！至於這兒賺的錢，取之於同學，用之於同學，一切是學生活動的經費。我們工作同學獲得的只是



一份無價的經驗‥。」「唉！我現在也搞不清你是否是一個傻蛋？」父親搖著頭說。

又話了許多家常，才送走了爸爸。

當家父的背影消失於牆角後，我回頭仰望著壁上六個金色的大字—「學生活動中心」，在夕陽殘照下閃閃發光，我不禁默然想著……

在九百多個日子以前，當自己踩著「長街」，也踩著失望與惆悵，像踩著煙蒂般，跨過了鐵道，來到「中山」，我見到了滿目的貧瘠！寒酸！本來打算默默度過五年漫長歲月的心，又耐不住蟄伏冬眠的寂寞—這不是一處須自己獻出心力澆灌的荒漠嗎？

新和街的那段日子，蘇仔與我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。白天，我們上課，夜裏，我們深談。我發現蘇仔也是一位有心人，雖然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們偶然相遇於「中山」，但是，卻同樣有著徐志摩的脾氣—「我之甘冒世之不韙，竭全力以鬥者，非特求免凶慘的苦痛，實求良心之安頓，求人格之確立，求靈魂之救度耳。人誰不求庸德？人誰不安現成？人誰不畏艱險？然且有突圍而出者，夫豈得已而然哉？」只是，對於女孩子，我一直抱著「我將於茫茫的人海中，訪我唯一的靈魂伴侶，得之，我幸，不得，我命，如此而已」的看法，雖然蘇仔也勸我，但是自己一直無法瀟洒地「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來，我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」，這或許是天蠍星座者的個性吧!?

當蘇仔出任活動中心總幹事的消息傳來，我在「魚與熊掌」之間作了個撰擇，也繼盧仔，佈仔、局長、阿寧之後，投身於社團活動的漩渦，從此，自己成了寒星夜夜訕笑的傻蛋！

那夜，正是明月撒嬌，寒星眨眼的時刻，阿吉遠從逢甲來訪。「鐵星，你較前更瘦了，到底爲誰辛苦？爲誰忙？」阿吉皺著眉說，我啞然。送走了阿吉，我翻開日記，封裏有自己進「中山」時寫的———：

披上塵封的戰甲，我跨在老馬的背脊；

拔出腐銹的佩劍，我衝入血汗舖成的沙場。

前進啊，夥伴！

爲實現眞善美的理想，爲得償生平的素志，

這是必然的一戰！

長矛在老馬的胸前抖動，

握住憤怒的斷劍，我揮去敵人的頭顱，

戰甲冒出泉湧的鮮血，緩緩地，我仆在老馬的身畔，

血紅的夕陽映著沙場。

閣上日記，我才豁然地醒悟：自己與小海鷗一章那孫不也一樣的傻？不過，無論傻蛋如何地傻，無論何年何日，天涯、海角，傻蛋將永遠忘不了留在「中山」的雪泥鴻爪。只是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傻蛋的日子已過了將近半載，前浪終究要消逝，不知後來的「傻蛋」如今在何方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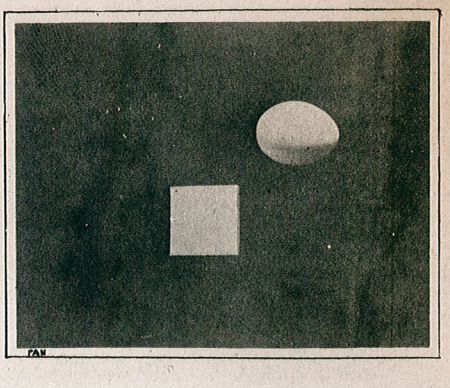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天際鴿影

離開活動中心，踽踽踏著月色，回到宿舍，添仔早已就寢。亮起桌燈，燈下赫然躺著封信，那手歪斜的字，令我忙碌的腦海又浮起媽慈祥的笑顏……。

「鐵星：……聽你爸回來說，自從解剖實習結束，你就一直忙著工讀與社團活動，媽不怪你兩個月不會返鄉，因爲雛燕早晚要離巢，何況你將是一隻翱翔天際的雄燕。不過，你切不可疏忽了功課，尤其是你的身子一向孱弱，可別忙壞了身體，媽惦念著……。」讀著信，我撫摸著凹陷的双頰，淚珠正在眼眶內打轉。呵！母親，我欲寄語寒星，告訴您一點消息，可是我將說些什麼……

國校畢業後，我即負笈北上，遊學中市。每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，媽必北上探望；這天，我也必然候在寢室，等著媽的前來。但是，當時，我等的是那一大包提酸了媽兩臂的補給品，而非她滿眼的關懷，殷殷的叮嚀。偶而返鄉，父子閒聊，爸也常提起，午夜夢廻時，常聽到媽夢囈著我的小名，見到媽淚濕枕頭！當時，我不懂爸的用心，更難了解爲何媽會如此？

年事稍長，佳節常在舅父姨媽家走動，聽了一些媽



的「過去」，我思母的情懷，才逐漸萌芽。當年，媽打算以千金之體，委身於爸時，曾遭到全家的反對力勸，因爲當時爸爸不但一文不名，而且還有一位寡居的老母。

十五歲那年的中秋，我在三舅家過節，遇上了外祖母，她揮著淚水談起了媽：「當年，你媽不顧任何人的阻止，空著双手與你爸步入了禮堂。婚後，她即試著餵豬、養雞、種菜，勤儉持家。每次我去探望她，望著她替我盛飯的双手已不再是吹彈欲破，我感到極深的歉疚，也感到極深的安慰，因爲我的千金女兒，終於成爲賢慧堅強的主婦。第二年，你媽肚裏有了你，但是，她仍然操勞著家事；在懷著你的第八個月，有一天傍晚，你爸上班未返，你媽累昏於厠所，若不是鄰居發現得早，恐怕，不但你來不了人間，你媽怕也不在這世界…。」那夜，我爲媽的愛，掉下了第一顆的淚珠。

或許是我醒悟得太遲。那年，中部高中聯招，我辜負了媽望子成龍的一番心意。在我啃著失敗苦果的時刻，唯有媽依然在我左右，鼓勵我，安慰我，在媽的勸慰下，我提著行李南下諸羅山城，就學於八掌溪時。當時，我懷疑著媽的決定是否正確，如今想來，我發現八掌溪畔的三年，我得到的太多，也學到了不少。每當憶起：八掌溪流水潺潺，彌陀寺梵鐘陣陣，玫瑰園百花朶朶，鳳凰道落紅片片，教我誨我的恩師可好？我總會深深地感謝著一午夜夢囈著我小名的母親。

那年，我準備闖大專之門。每當夜深人靜，壁鐘敲響了兩下的時候，媽的寢室中總會傳來一句「鐵星，兩點鐘了一。」；而當鬧鐘把夢鄉中的我喚醒時，樓下已經飄來陣陣的菜香，才步下了樓梯，媽總會在厨房中提醒說「鐵星，動作快些，再慢要趕不上火車了——。」

通學似杯苦汁，但是媽總與我分飲。在那段日子中，當下午六點三十一分北上火車，進了斗六站時，若是夏雨飄滿了街道，我總可以在撐傘的人群中，找到髮梢沾著雨珠，雨水打濕了裙裾的媽；或是在冬風驟寒的時候，我也能在候車室中尋著抱著毛衣的媽。在她日漸消瘦的臉龐上，我見到自己的影子，但是，在她眼瞳中，我見到希望之火，日復一日地熊熊燃著……

放榜了，媽在中山醫專牙醫科找到了我；爸深深地嘆息一陣子，但是，媽卻拿著一筆錢，一張紙條說：「鐵星，這是一千塊錢及你四姨媽在三重市的住址，渡假去吧，若是學校通知來，媽會與你連絡。」望望無言的爸，望望手中的錢，我能說些什麼，難道媽不失望嗎？

在四姨家度了半個月假。有一夜，姨丈採購去，我與四姨守著雜貨舖，四姨又談起了媽：「當年，我們姊妹誰也沒料到你媽會有今日，更沒人料到早產的你會長得這麼高大，你不足月生下時，奄奄一息，你祖母，甚至你爸對你都不抱太大的希望，只有你媽護著你，育著你。在你兩歲之前，你一直生活在你媽的背上懷中；七歲那年，你發疹，病了三個月，你媽……。」眼中的四姨逐漸模糊，我們午見到，當年媽在病榻前以淚水洗臉的一幕。

駐足中山，一轉眼將近三年，隨著年事的漸長，思親的情懷愈濃，尤其是五月康乃馨綻放的時刻。大二那年，我在母親卡中夾著朶粉紅的康乃馨，花下寫著：

又見妳綻放，康乃馨！
五月是妳驕傲的時刻，
妳的花瓣展覽了一母愛的故事：
默默地耕耘，血汗澆灌的種仔，
遂在一座座荒蕪的心園，吐芽茁壯！
春去秋來，殷殷的叮嚀，灰白的髮絲，
換得了幾許收穫？

上了三年級，和添仔搬入望霞樓，那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」的晚霞，總在飯後勾起自己無限的鄉思——望霞樓前，霞滿天，天際鴿影陣陣遠，飛鴿何不遞家書，倚閭白髮可安否？

今晚，餐桌上，不知媽是上了沙拉烤雞，或是糖醋酥魚，我的口涎欲流。

酉星卒完稿於望霞樓
一九七二、十二、二十一